

動。黑。黑。黑。黑。黑。黑。
無盡無止的黑。黑。黑。黑。
（這是什麼地方？）黑。黑。
黑。

3

祇有黑，沒有白。

心平氣和的時候，眼前的黑，好像排列過的一樣，並不亂。他未必能夠見到不亂的情景，但在感覺上，那一片昏黑是不亂的：

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

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

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

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

但是，心煩意亂的時候，周圍的黑就會亂成這樣：



對於他，黑是可怕的東西，重得難以承受。不過，他必須承受。

長時期被黑「禁錮」着的盤古，因為沒有見過別的颜色，非常討厭黑色。他常在黑暗中走來走去，沒有目的地，也無法解釋自己的行爲。

他不了解時間的價值，也不理會。他根本不知道時間是什麼，對「過去」「現在」「未來」的無限流轉，全無認識。他一直生活在黑暗中，既無辨認時間的能力，更不明瞭它的重要性。他有「過去」，他的「過去」是一片黑。他有「現在」，他的「現在」是一片黑。至於「未來」？他祇有一個願望：突破昏黑的包圍。

他是接觸過一些東西的。不過，他不知道這些東西是什麼，也無從猜度。

他從未喜過、樂過；祇有怒與哀。

他不覺得黑是屬於他的；也不覺得他是屬於黑的。

他很寂寞；但是「寂寞」兩個字不能充分概括他的感受。如果黑是監獄的話，他是囚犯。他不知道用什麼方法可以擊退黑暗，但是擊退黑暗的希冀一直沒

有減弱。

蘊藏在內心的憎恨必須向外發出，他蹲下身子，用手摸索。

4

他摸到一塊石頭，抓緊，擊起，咬緊牙關，憤然擲向黑暗。

石頭擊中黑暗裏的石壁，不但發出碰擊的聲音，還迸出火花。這火花甫現即逝。

盤古終於見到了另一種東西：火花。這火花雖然一霎眼就消失，卻是從未見過的東西。

他要再看看火花。

再一次，他在黑暗中摸索，希望摸到另一塊石頭。

摸到另一塊石頭後，抓緊，直起身體，咬緊牙關，憤然向黑暗擲去。他痛恨黑暗。黑暗是他的仇敵。

石頭擊中石壁，不但發出碰撞的聲音，還迸射火花。這火花依舊一霎眼就消失，卻使盤古的生命有了新的意義。他從未見過光。火花是光。

他希望經常看到火花。他希望憑藉火花看到以前從未見過的東西。

一次又一次，他在黑暗中摸索石頭，摸到後，用力朝黑暗擲

去。石頭擊中石壁就會迸射火花，但火花總是甫現即逝。

在此之前，他的思想與眼睛見到的東西一樣，除了黑，沒有別的。見過火花後，他開始懂得思索了。簡單的意識作用使他知道：除了黑之外，還有火花，而火花卻是與黑對立的。火花是另一種存在，也是另一種現象。

他喜歡火花。

他喜歡光。

當黑的壓力越來越重時，他希望見到更多的光，甚至用光去擊退黑。

懷着這種希冀，他更積極地用手摸索。

摸到一塊石頭後，蹲下，用石頭重擊腳下的石頭。他見到了較多的火花；但是這些火花依舊不能使他清楚看到周圍的東西。他將擊石的動作當作一種工作，甚至是一種娛樂。

理由很簡單：每一次見到火花，心裏就會產生輕鬆的感覺——以前從未有過的感覺。

爲了見到更多的火花；同時

爲了減輕黑的壓力，除了睡覺，就會不斷以石擊石，讓火花在石頭的撞擊中不斷出現。

他希望在混茫中找到光，然後將光當作武器去突破黑的包圍。

爲了擊退黑暗，繼續以石擊石，但得到的祇是火花。這些火花是如此的微弱，不能給黑暗較大的威脅。

他必須找到可以擊退黑暗的光。他見過閃耀即逝的火花，卻沒有見過明亮炫目的光線。火花與光線之間的強弱度有很大的差別。

當他認識到火花不能擊退黑暗時，他臥在地上，用手探尋搜索更銳利的東西。

他找到的，祇是石頭。並不氣餒，他繼續臥在地上摸索。

經過很長時間的摸索，竟找到了一塊有厚刃、可以砍砸、形狀似斧槌的大石。

他用這塊斧槌形的大石砍劈石壁。

將石壁劈開後，仍是一片混茫。盤古已感疲乏，依舊未能找到明亮炫目的光線。黑暗繼續包裹着他，壓力越來越重。他對黑的憎恨不但沒有消除，反而增加。爲了避免石壁復合，他用身體頂住劈開的裂罅。

繼續砍劈。

砍劈。砍劈。砍劈。砍劈。

砍劈。砍劈。砍劈。砍劈。砍劈。

砍劈。砍劈。砍劈。砍劈。砍劈。

砍劈。砍劈。砍劈。砍劈。砍劈。

砍劈。砍劈。砍劈。砍劈。砍劈。

砍劈。砍劈。砍劈。砍劈。砍劈。

砍劈。砍劈。砍劈。砍劈。砍劈。

砍劈。砍劈。砍劈。砍劈。砍劈。

砍劈。砍劈。砍劈。……

當「天」與「地」分開時，盤古精力耗盡，渾身顫抖，死了。

死後，依舊睜大眼睛望着黑暗。然後，左眼飛出，變成太陽；右眼飛出，變成月亮。